

## 第八回 恨積兩誤佳期書生空著急 賞牡丹憐俊彥父母也留情

詞曰：

前辱招飲，昨蒙折柬。銜杯准擬深還淺。誰知雲黑正當頭，不容花色親人眼。  
盼得相逢，方才勸勉。新詩自不沉香忝。只思西席享尊榮，誰知潛入東牀選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辛解慍見姐姐說出甘頤詩中許多妙處，因與姐姐商量道：「這甘不朵既詩才如此之妙，他又對兄弟再三誇其妹子詩才之妙，縱或過於稱揚，然一枝一葉，亦未必大相懸絕。況社中之作，已見一斑，就是姐姐為兄弟開此大社，選來選去並未有人。今既有人，又蓄疑自誤，恐非算也。」辛小姐聽了，心中暗思道：細觀燈影一詩，與前二賦體，自是一手的，係甘不朵無疑，不知他妹子如何？又不便說出，只得答應道：「其人之才美，自不必言，但恐道路懸遠，嫁娶不便，非父母之所喜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嫁娶雖遠，不過一時之勞，倘貪近而娶非其人，則終身受累矣。必要姐姐為兄弟作主。」辛小姐見兄弟一心認真，苦苦央她，又暗想道：這甘不朵做哥哥的，既才美過人，這妹子諒必非土木，但未見終不放心。然兄弟執意不回，自是赤繩有分，且與父親說說，再看機緣。因說道：「吾弟所言亦是，待我與父親母親去說便了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姐姐肯說，父親母親再無不聽之理，倒要姐姐肚裡不模糊兩可則妙了。」辛小姐聽了倒笑將起來道：「事還不曾說動，倒先栽在我身上。也罷，我就與你去一說。」因走下樓來，不歸繡房，竟到後廳來見父母。

辛祭酒與夫人井氏正在孟養堂閒話，忽見女兒走來，因問道：「這兩日社中曾有兩個有才的女子來入社麼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女子雖時時有來入社，若要有才，其實甚少。唯前日有一蜀中女子叫做甘夢，到社中做了十首《子夜歌》，兩首律詩，甚是風雅，孩兒以為遠方趕路之人，便不留心議及婚姻，不期兄弟見了此女之詩，又見侍妾們傳說此女之美，便十分羨慕，以孩兒未曾為他議及婚姻，又十分怨恨。孩兒再訪問時，聞此女已匆匆還蜀矣。孩兒見無可奈何，只得罷了。不期兄弟昨日又在那裡恰恰遇見此女之兄，叫做甘頤，表字不朵，說他也是個少年，甚是多才，兄弟偶然道及婚姻，他竟滿口應承。今日他來回拜，兄弟留他小飲，偶得社中燈影之題與他看，他竟信筆題了一首，風雅絕倫，不但社中無人可與爭衡，即孩兒再四尋思，亦為之擱筆。兄弟心中以為其兄之才美如斯，則其妹之才美不卜可知。因再三要孩兒與他周全。孩兒想，若是此女尚在此未去，孩兒便好接來，與他面訂婚好。今妹已行而兄在，非孩兒所能周旋，只得稟知父親母親，此婚實兄弟心中所願，望二大人俯從以滿其望。」辛祭酒道：「這女子人物既美，詩才又工，娶以為婦，自是良姻。但不知她有無父母，其兄可能作主，可叫發兒來，待我細細問他。」

辛小姐聽了，因命侍妾快請大相公來。侍妾忙去請了辛解慍來。辛祭酒因說道：「你姐姐說，你甘家這頭親事甚是相宜，但因道里睽隔，探訪無由。欲要聘定，她只一兄在此，又不知她此兄可能作主，還是要歸去稟知父母？」辛解慍道：「前日姐姐傳此女社中所作之詩與孩兒看，孩兒雖深反側，卻因遠方過路之人，不敢妄想。不期昨日恰遇其兄，觀其舉止，不獨年少才高，實一言不苟之人，故孩兒以婚垢求之，蒙他憐愛孩兒，願結絲蘿。因細細問他，只有寡母在堂，且其母已托他為妹子擇婚，故他敢於應承。這甘頤若是個詭譎之人，孩兒也不敢深信其言。因見其人風流倜儻，年長孩兒不過兩歲，而才學不啻十倍孩兒，明日自是玉堂金馬中人物，孩兒欽其人服其才，故信其言而求姐姐告知父母。父親若不信，可折柬邀他來一會，便知孩兒不是貪妄了。」辛祭酒聽了，因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可即發帖去請他來一會，我便有主張了。」父子忙算計停當，方大家歡喜。正是：

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與母。

父母允從之，婚成是佳偶。

辛解慍得了父命，遂打點用父親的名帖，來請甘頤不提。

且說甘頤答拜了辛解慍回去，因對黎青將留酒做燈影詩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黎青聽了歡喜道：「恭喜郎君，已漸入佳境矣。」甘頤道：「境雖漸入，未必便佳。昨日所做燈影詩，不知可能到美人之眼，芳卿能再為我一往探否？」黎青道：「不須再往，他兄弟們做詩是性命。凡有好詩，必互相傳覽。況燈影又是他社中傳來之題，詩若不佳，棄擲可也。郎君詩既高妙，豈有不送入去看之理？郎君宜安心俟之，定有好音。妾若再去打探，反恐動他之疑。」甘頤道：「芳卿論事，煞有妙理，但小弟此衷，惶惶不寧，卻將奈何？」黎青笑道：「妾已言之在前，不過借杯酒，聊與君勉為歡笑耳。」說罷，遂攜甘頤到房中飲酒做樂去了。正是：

漫道糖甜與醋酸，人心哪得一般般。

相偕得意相思苦，君正愁時妾正歡。

黎青窩盤了甘頤一夜，到次日起來，正梳洗了吃朝飯，忽一個丫頭進來說道：「外面辛衙有一位大叔，要見青娘。」黎青聽了，忙走出來見了，方知是辛祭酒老爺送帖子在此，說園中牡丹盛開，要請甘相公明日去一會。黎青答應了，打發家人去迄，方笑嘻嘻進來，將帖子與甘頤看道：「何如？豈不又進一層佳境乎？」甘頤看了辛祭酒的名帖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我昨日又不曾拜他，他為何倒發帖請我？」黎青道：「此定是辛解慍屬意令妹，因我前日有一杯酒定親之謔，故今日特聳聳其尊公以為重耳。」甘頤道：「既有此意，昨日辛解慍何不面言？」黎青道：「昨日辛解慍尚未曾通知他尊公，安可先言？」甘頤道：「既有此意，為何不早早通知他尊公？」黎青道：「郎君遠方人，無所稱據，故難於啟口。昨因燈影詩做得風雅，則郎君之才有證，故借此以聳動尊公，方有今日之請也。」甘頤聽了，因撫摩黎青而欣欣說道：「芳卿料事，何如此詳明，真著龜所不及也。但他許多親厚皆為舍妹而設，於我婚姻毫無干涉，卻將奈何？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何不思之甚也？父母最鍾愛者兒女，辛祭酒既思為兒擇佳婦，豈不思為女擇佳婿？特一時未見可欲之入耳。明日郎君往見，雖侃侃以令妹為辭，然遠約也。吞不可，吐不可，實香餌也。卻借往來之密，漸吐露才華，則佳境中定更有佳境。郎君須留意審察，勿自失也。」甘頤道：「芳卿所言皆是矣。但人之才美，必賴人稱揚，方足聳聽。若待自家賣弄，相遇有限，能賣弄得幾何？」黎青道：「這又不然。無才美之人，言於壓眾，貌不驚人，見不得正人君子，故要人稱揚。或遇聾聵之人，不辨黑白，故要人稱揚。若郎君，貌不減於河陽之花，才可勝於青錢之選，雖瞎人手摩聾人鼻嗅，亦知其美。況辛祭酒當代儒宗，辛荊燕女中班史，辛解慍文中英俊，豈有不識而待他人稱揚之理？郎君此去，自冰玉快相照映耳。」甘頤聽了，喜之不勝，因說：

「若能果如卿言，則我甘不朵之心願遂矣！」因又問道：「他約明日，不知准否？」黎青道：「請客豈有不准之理？但他家人臨出門曾說一句，明日是賞牡丹，必須天晴方妙，若是有雨，再來改日。」甘頤聽了便雙眼觀天，爭奈是三月天氣，雲來雲去，忽暗忽明，甘頤心下甚是著急。不期到了午後，東風緊急，竟吹下一天雨來。初時一陣兩陣，還望它住，後見陣陣相續，直下到天晚，尚自不休，急得個甘頤只是咨嗟，不勝怨歎。黎青見他無聊，因取酒與他慰解道：「今日不住，明日或者轉晴，此時急也無用，莫若且開懷暢飲一杯，以破寂寞。」甘頤心雖不樂，然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黎青相對而飲，飲罷而寢。正是：

對美還思美，看花又想花。

非關心不足，情已長根芽。

甘頤雖然睡了，卻兩耳只聽窗外。不期蕭蕭索索，直落到天明竟不住點。及到天明，依舊又落。甘頤起來正與黎青商量，這等大雨還是去好不去好，早已有辛衙人來改期道：「看花兩天不便，今日不敢屈甘相公，只候天色一晴即來相請。」甘頤見辛家改了期，不勝納悶。初猶今日望明日，不期一連競下了三日，點也不住，直到第四日，半窗花影，方才晴了。甘頤剛起來梳洗，辛衙早已下過邀帖去了。甘頤方歡歡喜喜與黎青說道：「我只道被風雨折磨倒了，一般也有今日。」黎青道：「風雨折磨，倒只有限，郎君不要太歡喜過火，露出象來，被人看破，便是自折磨了。自折磨，便無法可救。」甘頤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瑤草愛我甚深，非只情人，實益友也！」吃過早飯，辛衙又有人來催道：「老爺說看花直早，就要請甘相公過去。」甘頤見邀，就要早去。黎青恐太早，留下，只挨到傍午方才放他上轎而去，又叫王芸拿帖跟隨。

不多時到了辛衙。先是辛解慍接住，在大廳上見過禮。甘頤先謝道：「尊公老先生，小弟聞其喜於靜養，懶於見客，故不敢輕謁，怎敢反辱寵召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家父懶於應酬，誠有如長兄所言。昨因見長兄燈影佳作，以為高妙，十分愛慕，渴欲一會。又因小園牡丹正開，不可不求名人題詠，又以小弟辱長兄之愛，故草草折柬，屈仁兄一敘。蒙仁兄不鄙而寵臨，誠厚也幸。」說罷，就邀甘頤入去道：「家父在後園候久。」甘頤因隨趨而入。

到了後園亭子邊，辛祭酒看見甘頤人物秀美，忙笑嘻嘻迎下亭來。甘頤因說道：「老先生斗山重望，晚生自愧遠方下士，不敢仰瞻。乃蒙辱賜登龍，何幸如之。」辛祭酒道：「甘兄才子，本當走謁而後領教，因老病久不出門，又恃小兒通家之好，故大膽相邀，幸蒙慨臨，真快晤也。」甘頤還要請拜見，辛祭酒不允，竟是長揖。揖罷，甘頤與辛解慍東西對坐，辛祭酒下陪。左右送茶，茶罷，辛祭酒就說道：「甘兄年正輕，怎詩才如此之美，實天生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巴人下裡，聊以自涂，乃辱大人之彩。不勝有愧。」辛祭酒又問道：「貴庚只怕還未二十？」甘頤道：「十八。」辛祭酒道：「這等長小犬兩歲。」又問：「堂上俱慶否？」甘頤道：「不幸先嚴久棄，唯寡母獨自劬勞。」辛祭酒又問道：「有崑玉否？」甘頤道：「並無弟兄，只一弱妹，今年才一十六歲。」辛祭酒又問道：「甘兄曾授室否？」甘頤道：「尚未。」辛祭酒又問道：「以甘兄才美，誰不爭誇坦腹，為何尚未歸玉鏡？」甘頤道：「一者蜀中僻壤，非河洲之地有淑女可求；二者，晚生小子尚滯青衿，豈敢妄作天姝之想。是以天涯孤館，聊且自娛。」辛祭酒聽了歎羨道：「才人舉止自別！」因又問道：「敝同年施時雨在貴省做文宗，不知考得公否？」甘頤道：「原來施宗師就是老先生貴同年。這施宗師乃晚生的恩人，晚生已被府考遺落，幸遇宗師大恩，方才收錄。」遂將廟中做詞觸怒，收考冠軍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辛祭酒聽了大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敝同年與兄雖是師生，又係知己了。」又問道：「貴府巴縣知縣王蔭，乃學生的得意門生，甘兄曾會過麼？」甘頤道：「但聞其清廉惠愛，實未曾進謁。」

正說不了，忽左右報酒已完了，備在花下。辛祭酒因邀甘頤同走至花前，看那牡丹正花開得爛漫，雖遭連雨，毫不傷損，十分可觀。花前張著幕帳，幕下設著三席酒。辛祭酒因說道：「甘兄初會，本不當如此草率，因慕甘兄乃豪爽快士，或不拘此。又見牡丹開得正好，故屈此小敘，不意又為連陰阻了數日，今日方得領教。乞甘兄勿罪。」甘頤道：「老先生當代儒宗，晚生小子得望見顏色，已出萬幸，乃復叨盛酌，又對此名花，高厚何以為報。」說罷，遂分賓主坐了，甘頤仍居東，辛解慍仍居西，辛祭酒原是下陪。左右送酒，三人對飲。飲了數巡，辛祭酒因說道：「燈影詩在古人詠物中，倒也不見有傳者，甘兄乃能獨創出奇，真大手筆也！」甘頤道：「此不過偶而應解慍之教，有何妙處，乃敢辱老先生珍賞。」三人又飲了數巡，辛祭酒因笑說道：「連陰數日，學生只恐花事闌珊，無以佐飲，今幸枝頭顏色，尚不減於沉香亭畔，不知青蓮何以發付？」甘頤也笑道：「青蓮雖不敢當，然侍飲於王公大人前，而塗抹之丑恐亦不能免，老先生倘有所命，晚生願博一笑。」辛祭酒聽了大喜道：「甘兄既慨許賜教，何快如之。」因顧辛解慍道：「可快送酒，以發其興。」辛解慍忙斟了一大玉觥，親送至甘頤席前，又叫左右奉上筆硯箋紙。甘頤飲完，因對著辛祭酒打一恭道：「乞老先生命題。」辛祭酒道：「既屈甘兄對牡丹小飲，即事就是題了，不便又別命題。」甘頤聽了又打一恭道：「是。」遂拈起筆來題七言律詩二首，送與辛祭酒道：「俚言塞責，望老先生教之。」辛祭酒接在手中，見其敏捷，已喜出望外，及將詩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積雨後紅芳園賞牡丹即事

沉陰全不念花安，鳥語朝來忽帶歡。

日照尚疑紅影濕，風喧新破碧紗寒。

已拼盡韻酬雲裡，卻喜餘春慰牡丹。

只恐乍晴晴未穩，忙扶殘醉捲簾看。

其二

准擬看花事已休，何當紅豔忽侵眸。錦雲簇簇疑登殿，深色層層欲起樓。

開向文園終富貴，妝依金屋更風流。相看到相關處，黯黯春愁早不愁。

辛祭酒看完。又細細吟詠，忽不禁稱賞道：「甘兄此詩敘事入情，扣題切景，言外有無窮蘊藉，筆下無半點俗塵，前結芳香如畫，後結吞吐關心，大得風人旨趣，即青蓮再起，亦不多讓。風雲一便，翰苑鳳池，旦暮事耳。」甘頤謝道：「爨下賞音，能有幾人？老先生見愛則然，但恐天下人不如老先生之見愛耳。」辛祭酒看過，又遞與辛解慍看。辛解慍看了，又稱贊一回。辛解慍看過，辛祭酒又吩咐家人，叫送與小姐社中去看。然後奉上酒來，再三勸飲。甘頤見辛祭酒不住稱揚，又見說傳與小姐社中去看，心下十分快暢，便也歡然而飲。

大家飲到酣然之際，辛祭酒因說道：「詩詞乃才人風雅之資，然古人云：『吟成七個字，捻斷數莖須』，亦妨工之事。故我學生，往往戒小兒之苦吟，不知甘兄何所師友，而敏捷風騷如此？」甘頤道：「大人前不敢妄言，實無師友。唯苦吟時，感觸之互相

推敲，以破村野之寂寞。久之，遂嘲風弄月，習為日用，而不知有搜索枯腸之苦，此家庭貧樂，實未嘗廢學。」辛祭酒聽了大喜道：「據甘兄說來，則令妹之詩才，不減甘兄矣！怪道小兒，諄諄懇學生求婚於甘兄，想正慕此也。但學生細思，無才之女，可以門楣動之，有才之女，必定慕才。小兒雖也屬意詩文，遊心藝苑，但恐邯鄲學步，不能生淑女之憐，故學生不敢輕於啟口耳。」甘頤道：「解慍兄家傳世學，天賦奇才，飛鳴行且驚人，豹斑何足為異。且在翩翩弱冠之年，又是皎皎臨風之士，苟願見良人，孰不作東牀之思。矧舍妹有心有目，得能奉侍巾櫛，自於願足矣。但恐寒素，不足仰攀閥閱，奈何。」辛祭酒聽了大喜道：「既蒙甘兄慨諾，則小兒幸獲好逑矣，何幸如之。稍容擇吉，敬納紅絲。」

大家說得快暢，又歡然飲了數巡，辛祭酒又問道：「甘兄青年大才，正好藏修，況萱草在堂，為何作此遠遊？」甘頤道：「晚生僻處一隅，從未見名山如何，大川如何。天子帝都又如何，王公大人又如何。竊恐虛生一世，孤陋寡聞，因不揣鄙野，亦欲游大川以成名。又聞相如求凰四海，又思擇婿必須天下士，故孟浪而游。不意天不負人，甫至貴地，即蒙賢喬梓垂青，俯賜登龍，使晚生小子得揚眉飽德，吐氣揮毫，成一番知遇。回想窮鄉，實所未有。況又辱天下奇英，聯弱菟之姻。由此論之，則晚生此游雖浪，而實非浪矣。」辛祭酒聽了稱羨道：「賢才之志，自足過人。甘兄將來所成，殆不可量。」因又命送酒，三人從午後直飲到日色平西。甘頤因思黎青叮囑之言，不可過火，露出象來，遂辭謝起身。辛祭酒不捨，又留飲了數巡，方放起身作別。直送出大門，方才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逢迎雖則也相親，不及奇才能動人。

兩首新詩驚一座，三分春化十分春。

甘頤別了歸去，且按下不提。卻說辛祭酒今日請甘頤賞花，原是欲為兒子求婦，不期見了甘頤人物秀美，詩才敏捷，倒動了一個擇婿之心。但因女兒情性捉摸不定，一時不敢輕易出口，故但叫傳詩人去以示意。及送了甘頤去後，復身回到內室，與夫人商量道：「這甘頤少年多才，又言詞懇款，他自稱其妹能詩，諒非誇詐。發兒求親之事我已說了，他已允了，只消擇日而行，不須疑惑了。但我想，古釵今年十八，雖不至於愆期，恰也正當其時，她又負此才華，嚴於選擇。只是擇來擇去，並不見有人。我今見甘生，雖尚書生，然其人如玉，其才如金，定非長貧賤者。我意欲招他為婿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井夫人道：「這甘生，老爺既看得入眼，自然不差，但須喚古釵來與她說明方妙。」辛祭酒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吩咐了丫環去請。只因這一請，有分教：爹娘性急，兒女俏長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